

◎ 丁帆 著

文学的
玄览

1979—1997

◎ 丁帆 著

文学的玄览

1979 - 1997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玄览：1979～1997/丁帆著。—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8.11
ISBN 7-200-03452-5

I. 文… II. 丁…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②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1600 号

文学的玄览(1979—1997) WEN XUE DE XUAN LAN

丁 帆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 经 销

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125 印张 495 000 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00-03452-5

I · 532 定价：23.00 元

自序

这是我自1979年以来除去已结集的论文外余下的部分论文，现编辑成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作家作品论（1979～1997）；下编为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论（1985～1997）。

近二十年来，我从一个青年步入了中年，不敢说在理论上有何建树，但窃以为是尽心尽力地为文坛的圣洁而作出努力的，很想在20世纪末的文学研究领域内留下自己思想的“底片”。因而，时时处处都希望自己尽量深刻一些、成熟一些。然而，由于自身学识浅薄，回首再看昔日的论述，不免有些汗颜，不过好歹亦都是自己的思想产儿，也就暗暗地“敝帚自珍”了。

书名之所以用“玄览”，并非我自大，而是自以为用较深刻的思想来观察文坛，应成为批评者言说的最高准则。“玄览”，出自《老子》：“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河上公注：“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陆机《文赋》：“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谓深刻地观察万物，钻研古籍。我想，玄览生活，玄览作家作品，玄览人类一切知识财富，应是批评者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遵循的一条真理。只有以此来要求鞭策自己，才能使自己的文章写得更有些深度。

回顾这二十年来的批评足迹，感慨万端，这其中渗透了良师益友以及各报刊杂志编辑们的许多心血，没有他们多年来的培育和教诲，也就没有这本集子问世的可能。在此，我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这二十多年来与我相濡以沫的挚友黄亚清先生，以及新近相识的北京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关怀，这本小书的面世亦同样是不可能的。

感谢朋友，同时也也要感谢社会，感谢生活，感谢时代，它们为这本书的“底片”留下了清晰的背景。

只要思想不自刎，我还得继续写下去，以报答关心和厚爱我的师长朋友和时代社会。

二十年来，在老师叶子铭和许志英先生的教诲下，陆续写出了二百多万字的论文。本来这本选集是请叶先生作序的，但他主张让我“单飞”，许先生又不为人作序，因此，我也就只好自行涂鸦几句。

是为序。

作者 1997 年 10 月 15 日

谨记于金陵紫金山下

目 录

上 编

论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3)
谈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	(21)
中国工人斗争的悲壮史诗	
——重读《火种》	(30)
一个“失败的英雄”的艺术形象	(44)
试论刘绍棠近年来作品的美学追求	(49)
贾平凹近作探幽(通信)	(66)
关于《九叶树》与贾平凹的通信	(72)
杂谈艺术空间之效应	
——致贾平凹	(80)
人性思索的深层意识	
——关于长篇小说《刀客与女人》致赵本夫	(83)
浅论贾平凹的四部新作	(89)
论贾平凹近年来的小说创作	(100)
突破“憾”的云围	
——读苏支超的短篇小说《憾》	(115)
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	
——《梦生子》读后感	(118)

《黄泥小屋》总体象征谈片	(121)
突破眩惑，创造新的心理世界	
——读《眩惑》断想	(124)
变奏的《军歌》	(132)
论史铁生小说的艺术变奏	(135)
生存竞争下的生命悲剧意识	
——读周梅森的四部战争小说	(144)
黄河精灵的艺术创造	
——赵本夫《涸辙》随想	(148)
审美价值取向的新视角	
——中篇小说《五色土》辨析	(151)
作为一次痛苦蜕变的艺术尝试	
——关于《涸辙》的通信	(154)
关于作家的蜕变和文学的嬗变	
——与徐兆淮的通信	(160)
叶兆言小说的生命意义	(171)
亵渎的神话：《红蝗》的意义	(177)
新时期中篇小说表现形态的后视	(189)
新时期中篇小说表现形态的拓展	(204)
叙述模态的转换	
——叶兆言小说解读一种	(214)
人的生命意识窥探和技巧转换	
——论赵本夫的小说创作	(228)
都市文明的心理交响乐章	(242)
叩击死亡之门	(247)
寻觅精神漂泊的历史足迹	
——序庞瑞琨《漂泊的少女》	(249)

印象·文本·技法

- 江苏青年作家群一瞥 (255)
湖北有个刘醒龙
——读《凤凰琴》所想起的 (261)
艺术家的无奈
——关于《凤凰琴》与刘醒龙的通信 (268)
《惊鸿照影》的创新意识 (275)
双重视角：本文与女性
——梁晴小说阅读札记 (281)
逃逸“战争”的谵语
——读陈染的《私人生活》 (289)
“最后的浪漫者”的心灵叩问
——储福金《心之门》读后感 (295)
玄览精神史的蜕变过程
——《成长如蜕》读后感 (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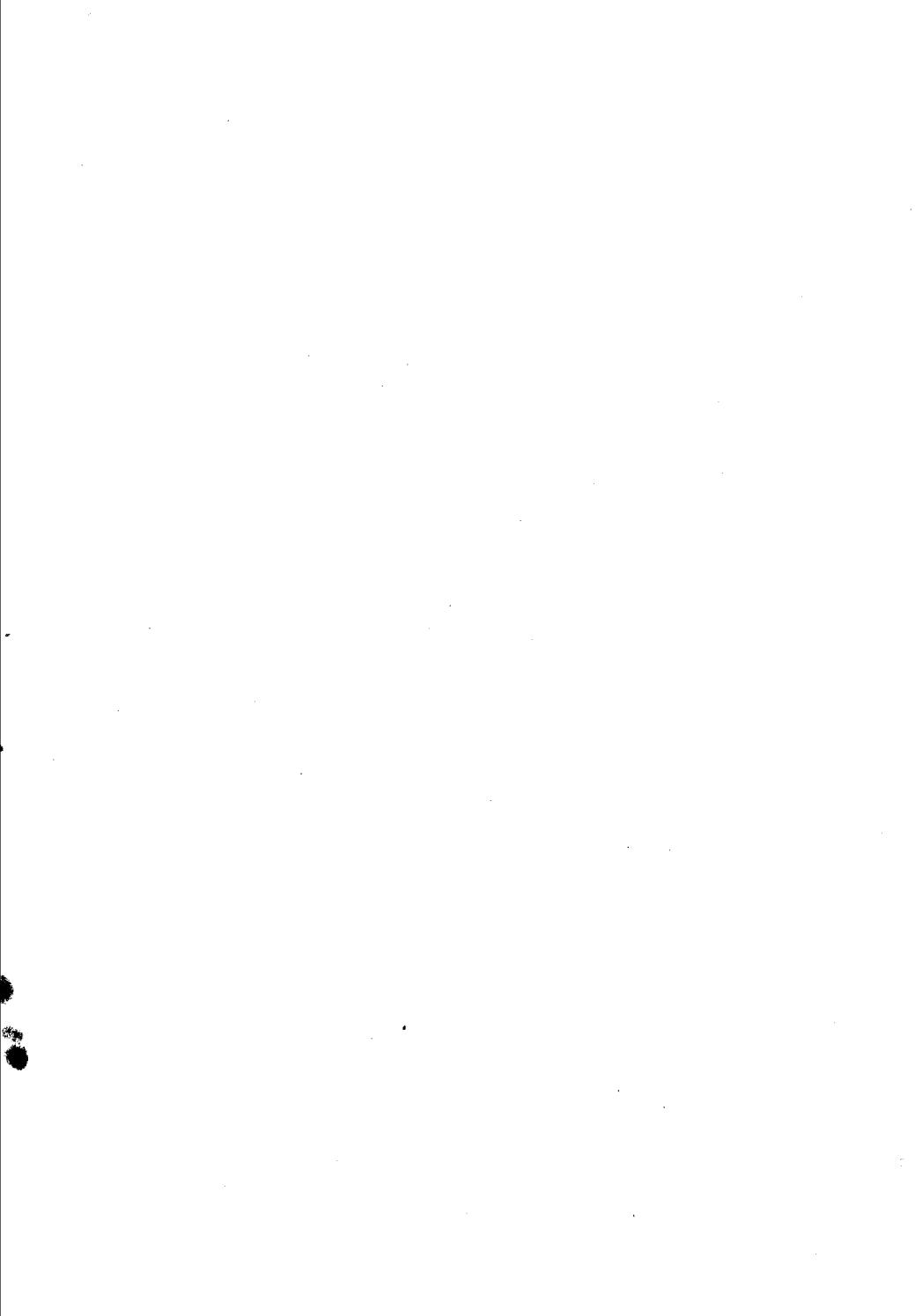
下 编

- 新时期风俗画小说纵横谈** (307)
评论家修养琐谈 (320)
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现状与趋势
——兼与日本学者山口守先生对话 (324)
我与批评 (340)
关于批评的断想 (343)
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递嬗和演进 (346)
批评选择的随想 (362)
民族文化心理嬗变之我见 (366)
新时期小说中人物主体性的二度显现 (371)

新时期乡土小说与市井小说：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构期	(385)
论新时期文学精神的蜕变	(397)
中国乡土小说创作审美观念的蜕变	(411)
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命运与前途	(419)
批评的遗憾	
——与刘晓波谈“寻根文学”	(429)
关于现实主义“回归”的断想	(434)
难以规范的现实主义	(437)
现实主义和先锋派小说的融合与消解	
——“新小说”现象断想	(440)
向现代悲剧逼近的新现实主义小说	(443)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挣扎	
——关于近年来一种小说现象的断想	(455)
乡土小说和“乡土意识”	
——兼与木弓先生商榷	(470)
男性文化视阈的终结	
——当前小说创作中的女权意识	
和女权主义批评断想	(477)
乡土——寻找与逃离	(489)
新写实主义小说对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的借鉴	(498)
文化堕落的标帜	(515)
乡土小说的多元与无序格局	(519)
无状态下的“新状态”呐喊	(533)
“女权主义”的悲哀	
——与陈染商榷“超性别意识”	(538)
追寻现实主义的新足迹	(542)
漫论当前乡土小说走向	(550)

寻找失踪的英雄和理想.....	(555)
乡土小说：多元化之下的危机.....	(558)
新时期小说三次“性高潮”后的反思.....	(573)
90年代小说走向再认识	(579)
论文化批判的使命	
——与刘醒龙的通信.....	(593)
批判精神和道德立场的确认.....	(607)
城市浪子的自白书	
——“晚生代”小说再认识.....	(611)
挽歌为谁而唱	
——《当代女作家长篇小说丛书》序.....	(615)
20世纪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简论	
——《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总序.....	(620)

上 编



论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历史往往是检验作品的试金石，经过动乱的急风暴雨的冲刷，许多优秀作品不但没有被人忘却，反而放射出更加灿烂辉煌的艺术光芒。最近重读了峻青同志的短篇小说《胶东纪事》、《海燕》等集子，感到分外激动。它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颂歌，它是中国人民可歌可泣英勇斗争的真实写照。今天，在社会主义“百花齐放”的文艺园地里重新展示这些优秀的艺术作品，把它作为对革命青年进行传统教育的一部生活教科书，将有其深刻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战争给了人们许多宝贵的教训，使他们更深刻更细致地去认识世界，更纯洁更高尚地去对待生活。而牺牲了的英雄们，也永远地活在人民的心里，并鼓舞他们，在新的生活中去树立新的功勋。”^①

为了进一步探索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本文试作一些分析，管窥蠡测，还望大家教正。

如果把峻青短篇小说中的生活图画依次连缀起来，它便构成了一幅气壮山河、色彩绚丽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画卷。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用血和泪镌刻一个个丰满的艺术雕像，成为峻青小说的常用手笔。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作品的基调——悲壮。悲与壮交融渗透，力透纸背，构成了峻青小说独有的艺术风格。是

的，我们不否认读了峻青的小说后感到心情沉重，然而悲恸之余，壮烈的情绪更为深切感人，崇高的精神更为激动人心。作者总是把矛盾冲突放在最尖锐的敌我斗争之中，放在生与死的搏斗中展开，把人物性格推到硝烟弥漫、血肉淋漓的战斗场面中去陶冶，甚至写了英雄人物的牺牲。这在那动乱的年月里，就难于逃脱被“四人帮”戴上宣扬“战争恐怖”、“和平主义”帽子的厄运了。在“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②的棒槌之下，在这伙刽子手们非人性的屠戮下，同其他优秀作家一样，峻青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他的作品被宣判了“死刑”。究竟革命的作品可不可以描写正面人物的死亡？这样的描写是不是宣扬“战争恐怖”和“和平主义”？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理解悲剧的美学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悲剧观的实质。

黑格尔认为在悲剧中所感到的不是真的、美的、善的东西的毁灭，而是理性、“永恒正义”的胜利，他说：“我们并不是在最好的东西的毁灭中，而是相反地在真的东西的胜利中得到提高的。正是这一点构成古代悲剧真实的、纯伦理的旨趣。”^③他仅仅把悲剧冲突归结为三方面，即由物理、自然和人们生活产生的冲突；由自然条件产生的心灵冲突；由心灵性的差异而产生的冲突。然而，怎样去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呢？他主张通过“和谐”的伦理方式来解决。我以为从悲剧的表现内容上来看，黑格尔的悲剧体系完善了亚里斯多德的悲剧只是唤起人们悲悯、畏惧之情的观点，揭示了悲剧本身所包含的巨大美学作用，可说是悲剧艺术价值的一大发现和总结。然而“和解”、“理性”、“永恒正义”正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核心。这就暴露了他悲剧观中反动的一面。只有到了马克思时代才赋予悲剧的命题以崭新的内容。恩格斯在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指出：“……产生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过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④实际上拉萨尔的悲剧观要害就是重蹈了黑格尔悲剧体系错误一面的覆辙，因此，恩格斯才指出了悲剧中不可调和的阶级内容，从而奠定了悲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黑格尔作出先知先觉的正确答案来。

衡量一个革命悲剧作家最显著的标志，应该是看其爱憎的立场在作品中的表现如何，以及作品本身是否能达到使人奋发、化悲愤为力量的悲剧效果。马克思在论述悲剧的时候也说：“现代的 *ancien régime*（注：原文是法文，译作旧制度）宁可说只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是认真地行动着的，经过许多的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方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喜剧。在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着的普罗米修斯》中已经悲剧式地受了致命伤的希腊之神，还要在路喀阿诺斯的《对话》中喜剧式地重新死一次。历史的进程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使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⑤为了获得人类的最后喜剧，为了向无产阶级的过去诀别，把陈旧的生活方式送进坟墓，在新旧制度的斗争中，就会不断产生悲剧，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要不断地用生命去殉自己的事业，而产生这个悲剧的核心内容就是阶级斗争。峻青同志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来观察生活、指导自己的创作的，同时他作品的美学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因此，作品中展示英雄人物所遭受的苦难，甚至在斗争中死亡的悲剧，并不意味着主人公精神的死亡，相反，它正是歌颂了无产阶级伦理道德战胜一切腐朽垂死阶级伦理道德的最后胜利。它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⑥伟大真理，使人们看到“这一个”英雄形象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他的肉体是死亡了，他的精神却是永存的。作者写出了人物理想世界不可抗拒的必然胜利，充满着诗意的动情力。广大读者也正是在这种道德的感化下

得到精神上的提高的。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悲剧中的英雄人物是作为先进思想的代表，与日趋腐朽没落，然而又还很强大的旧制度、旧势力生死决斗的冲突中而导致毁灭的，这就构成了必然的悲剧结局。“但是这个悲剧的‘主角’却生了一个强壮的儿子”，^⑦它带来的不仅仅是眼泪，而是千百万人民的仇恨、觉醒和斗争，是摧毁整个旧制度、旧势力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它是美好的新生世界的助产婆。峻青小说是遵循了这个美学规律的，在英雄人物蒙难后，作者或明或暗地为我们展示了英雄悲剧所激起的人民的伟力，从而揭示了英雄牺牲的深远影响。在《最后的报告》的结尾，作者描绘了一幅排山倒海式的艺术画面：

我们含着眼泪，长久地站在他们的墓前。沉默，代替了悲痛的哀悼，代替了庄严的誓言！于是，我们又前进了！

步兵、骑兵、辎重兵，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扬起了漫天的黄尘，从马仲民、江荻帆的墓前，跨过了波浪滔滔的淮河，向西，向南，向一切尚没解放的祖国底土地上进军！

这是何等壮阔的场面啊，一切戕害我们英雄的旧制度、旧势力难道能逃脱被这人民的洪流所冲垮的命运吗？在《马石山上》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

漫长的岁月和那日复一日的风吹雨打，并没能侵蚀掉大青石上的刻字，它依然是那么清晰、明显，像宝石似的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放着光。它号召着人们：勇敢地战斗，保卫和平，保卫幸福的生活！

看吧，这就是悲剧产生的效果，它丝毫没有低沉、冷漠的自然主

义描写，而是饱和着炽热的理想主义激情。这种感情并不是滞留在给作品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上，而是渗透于整个作品的字里行间。读一部作品，应该首先抓住作家的思想倾向，看其在读者的内心世界里培植的是什么样的情感，然后才有权利进行评判，如果只是从形式上作简单抽象的分析推理，那么只能是对作品的扭曲。倘若有人把英雄人物的牺牲仅看作单纯的“战争恐怖”，得出的结论是宣扬“和平主义”的话，那么他不但不是一个不懂艺术的庸人，而且也根本认识不到悲剧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必然要求”，也看不到无产阶级心灵世界的精神胜利，正恰恰陷入了资产阶级悲剧观——敌对双方在一种伦理道德中得到“和谐”的泥潭，对革命战争进行了歪曲。抽掉了战争的阶级内容，最终不能展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中所涌现出来的英雄的本质，以致抹煞了阶级斗争这一巨大杠杆的作用。

峻青小说的特点就在于，英雄人物临难时所显示出的高尚革命情操正是把悲哀推向壮美的转折。《最后的报告》中，“我”牺牲时想到的是什么呢？“瞧：这些王八蛋，他们在活着，可是，他们没有生的喜悦；我们要死了，可是，我们却没有死的悲哀。我们的死比他们的活更伟大！”读了这样的文字，你能说作品给你的仅仅是悲怆压抑之感吗？不！完全相反，它激起了我们壮美昂扬的情绪，它包含的容量是巨大的，英雄人物在与旧世界愉快诀别的时候，他们的性格、精神在光荣、真理和美好的光辉中复兴。《老交通》中的老铁在敌人的屠刀下为什么异常高兴呢？“好像他并不是去赴死，而是去参加什么庆祝会似的。”因为他听到了人民解放的炮声，他认为：“后人吃果前人栽。咱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的边边，死也甘心了。”《党员登记表》里黄淑英在临死前想到的是如何保住三十几个党员的生命；《黎明的河边》中小陈中弹后想到的是“同志”和“任务”。总之，峻青小说中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含笑以赴死的壮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